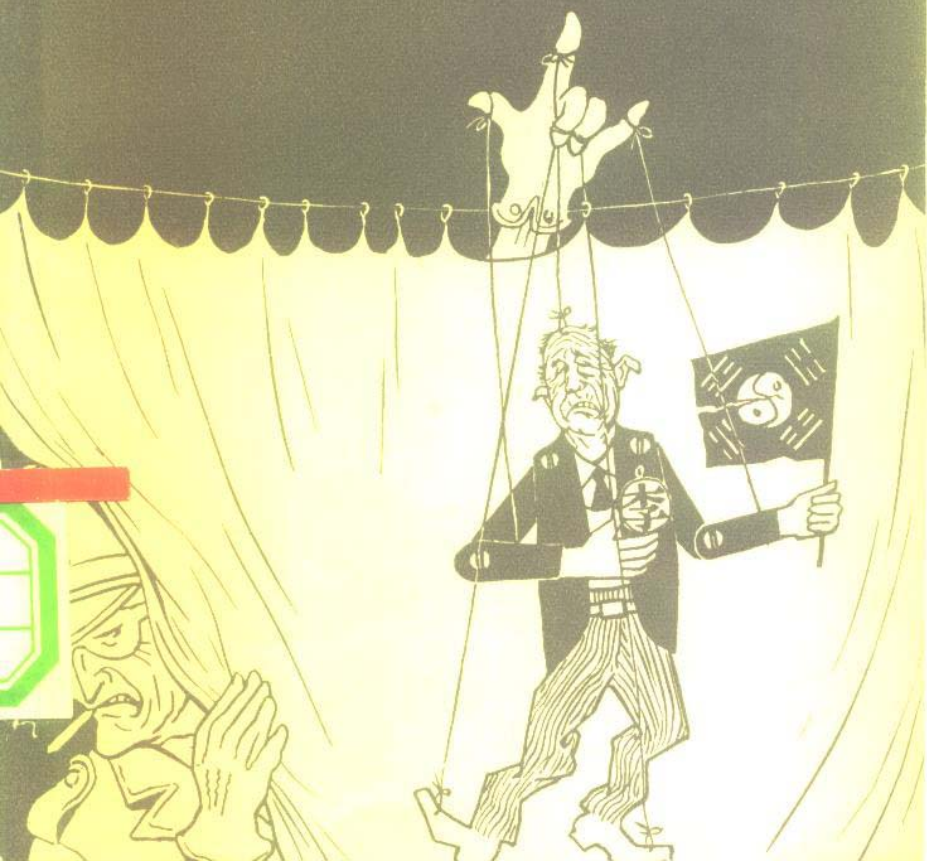


南朝鮮黑幕

韋丁 著



南朝鮮黑幕

韦 丁 著

出 版 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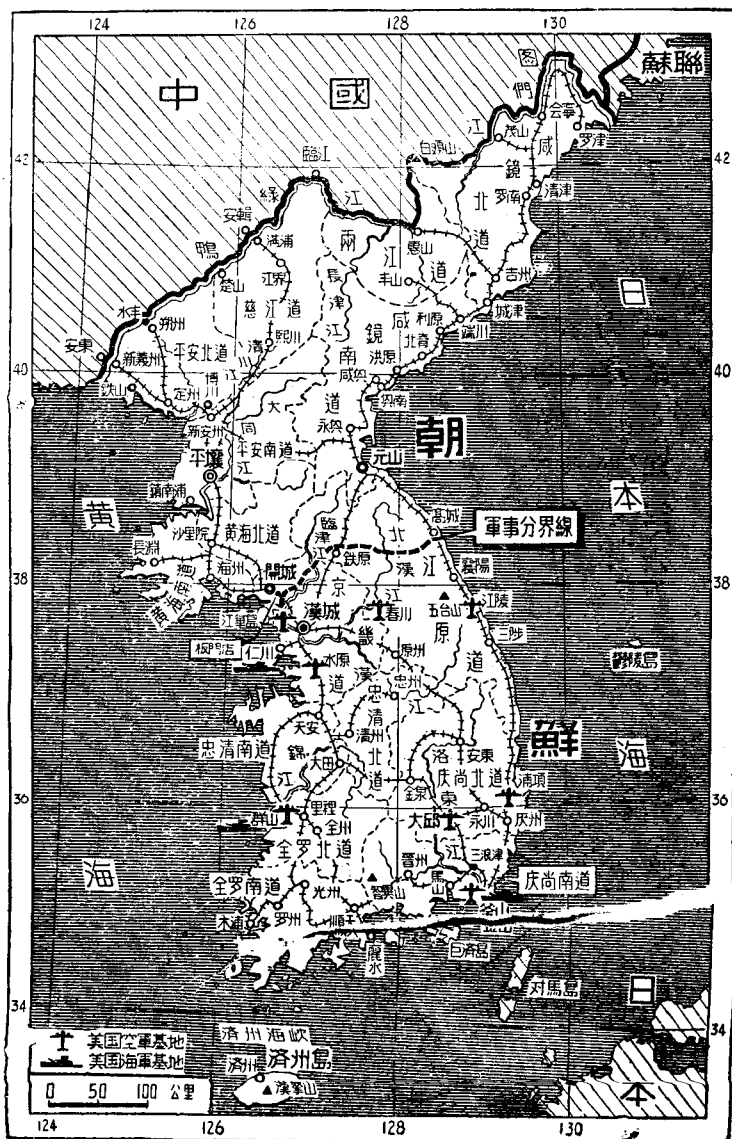
发 行 者 新 华 書 店

定 价 每 本 一 角 五 分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34,000

1958 年 10 月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統一書号 3003 · 398



目 录

引言.....	1
一 李承晚——一个卖身求荣的政治流氓.....	2
二 李承晚的班底.....	6
三 永无休止的爭吵——南朝鮮統治集团的 内部矛盾.....	11
四 李承晚的幕后牽綫人.....	21
五 美李集团統治下的南朝鮮慘状.....	25
六 南朝鮮人民終究是要站起来的.....	38

引 言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这一首朝鲜古代有名的小诗，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惨象。现在，朝鲜当时的封建王朝已经成了历史。朝鲜北部的人民已经彻底翻了身，他们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朝气蓬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过着日益美好、幸福的日子；但朝鲜南部的人民却淪于美帝国主义与李承晚卖国集团的奴役下，辗转挣扎在比昔日封建王朝还要悲惨的人间地狱里。

美国大老板和他们的一些忠实奴才，口口声声地夸耀所谓“自由世界”的“繁荣”，吹嘘美国生活方式的妙处，并且在一些僕从国家、特别是在南朝鲜人民面前，儼然以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和保护人自居。

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谎话毕竟是要被戳穿的，脓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尽管美国老板和他们的一些帮闲吹鼓手把“自由世界”吹得天花乱坠，然而事实还是事实，南朝鲜的现状，就是对这种吹嘘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实际上，南朝鲜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下，一批卖身求荣、损人自肥的民族败类争先粉墨登场；从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到现在，这批新的吸血饿鬼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搜刮，弄得南朝鲜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农村经济大规模破产，大批的失业工人流离失所，上百万的农民绝粮断炊，把南朝鲜的广大人民逼上了奄奄待毙的绝境边缘。在美李集团的高压统治下，政治上

的黑暗更是聞所未聞；警察特务到处橫行，貪污勒索司空見慣，明娼暗妓在在皆是，盜竊凶杀层出不穷，把朝鮮的南半部变成了人間地獄。面对着南朝鮮的这种突出情况，甚至連有些美国記者也不得不感到泄气；美国“星期六晚郵报”記者威廉·华頓就坦率承認：今天南朝鮮已成了“亚洲最悲慘的半島”，它到处“充滿着丑惡”。

他並沒有說得过分，他只是透露了南朝鮮的当前真相。我們現在就来揭开这一层遮掩得还不算太厚的黑幕，看一看美李集团“德政”下南朝鮮各个角落的真面目吧！

一 李承晚——一个卖身求荣的政治流氓

要看南朝鮮的幕后情况，且先看看李承晚的底細。因为大家知道，在南朝鮮，掌握大权的除了美国老板以外，那就是所謂大韓民国的“总统”李承晚了。他是一个傀儡，又是一个独裁者。他在美国人面前虽然堆滿了笑脸，在人民面前却很会抖威风。尽管他年紀已經长到了八十三岁，半截身进了棺材，但美国老板却还是把他捧得牢牢的。如果我們翻一翻他的历史，对这种情况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八十三年前，朝鮮的李氏王朝还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的时候，这一位自以为了不起的小人物，出生在朝鮮黃海道平山郡陵內洞一个自称为李朝王族后裔的破落家庭里。出生的家庭环境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滿腦子充滿着企求飞黃騰达、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不久，他在美国曾向“華盛頓每日新聞”記者夸耀他身上的李氏王朝血統，无耻地声言只有他才有資格回朝鮮做“总统”。

他从七岁起，就在一个沒落官僚任塾师的私塾里讀中国的

四書五經，以至于十五卷通鑑，一直讀到二十一岁。他早年为了掙得一官半职，效忠封建朝廷，真可說是使尽力气，十年寒窗下苦功了。

但是，尽管他对李氏王朝显得那么忠誠，而李氏王朝对他可并不那么热心。他从十三岁开始直到二十岁科举被宣告废除时为止，每一次应考都是名落孙山，爬不上去。

就这样，因为青云直上没有門路，他对李氏朝廷抱怨起来；于是就另找主子，开始投奔起美国人的門路。

1894年，他进入了一所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培材学堂”念書；并且就在入学后不久，成了一个迎合美国传教士脾胃的基督教徒，开始走上了甘心为美国老板作忠僕的道路。

他奉承拍馬的手腕很有办法，不久就得到了美国老板的賞識；在进学校的第二年，他就被提拔为“培材学堂”的教員。当时美国老板为了煽动朝鮮人民的反日情緒，以便从中捞一把，便唆使李承晚也参与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杀害的閔妃复仇的策划。但事先被日本警察发觉了，弄得他甚至乔装成女人逃到了汉城南大門外的楊花津，躲在一个美国特务的家里很久不敢出头露面。

1896年，他开始干起“协成会报”的主編工作，卖尽力气鼓吹亲美思想，要求建立亲美政府；而当时幕后操縱他的就是美国公使艾倫和“培材学堂”的创办人——一个名叫阿芬索拉的传教士。

当“协成会报”被李氏王朝勒令停刊后，李承晚就把“协成会报”改头換面地改为“每日新聞”出版；在美国的支持和接济下，繼續宣传亲美思想。

到他二十四岁时(1898年)，美国公使館为了牵制李氏王朝当时的亲俄政策，通过李承晚收买汉城的大批行商走販进行破

坏活动。

也就在这一年，李承晚为了促使李氏王室早日执行亲美政策，提出了要求李王讓位給王儲的主张，因而被捕入獄，嚐了七年的鐵窗風味。

1904年李承晚出獄后，在美国主子的庇護下，立即就逃到美国去了。

李承晚到美国后，名义上是进了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学，实际上却是打着搞“独立运动”的幌子，在美国朝鮮侨民中到处招搖撞騙。

从1905到1907这几年里，李承晚就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敦大学”里鬼混，并且还以一篇叫什么“受美国影响的永久中立論”的論文，获得了所謂“博士”头衔。

1910年日本刚并吞了朝鮮，这时这一个地道的政治流氓为了卖身投靠第二个主子，竟厚顏无耻地跑回朝鮮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討好。

但是遺憾的是日本人并不信任这个美国走狗。他回到朝鮮后不仅沒有得到日本人的青睞，反而被日本人借口“基督教阴谋事件”押起来。还是他向日本人发了不知多少个誓，表示了他廉价的“忠誠”，才算被释放出獄。

一出獄，他就又逃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后，他又打起了“朝鮮独立”的幌子，在侨美朝鮮人中招搖撞騙过日子。

1919年朝鮮爆发了“三·一”反日运动，朝鮮人民反日情緒高涨，李承晚看到有机可投，就从美国跑到中国上海来，糾合了一批当时流亡出来的朝鮮爱国人士，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儼然做起“总統”来。但当“三·一”反日运动失敗，朝鮮人民抗日斗争又轉入低潮时，这个政治流氓就提出了无耻的把“朝鮮交給美

国来委任統治”的主张。当然，这种美国主张激起了朝鮮爱国人士的公憤，于是他就被“临时政府”的同僚赶走，回到美国去了。

李承晚被赶回美国后，就挂起了“韓國政府駐歐美委員部”的招牌，以“韓國临时政府”的駐美代表自居，在美国朝侨中到处封官許願，詐取錢物，又过起政治騙子的生活来。

就在这一段期間，李承晚的政治流氓本色表現得更为露骨。就是同一个李承晚，昨天还在以标榜反日作为欺騙朝鮮人民的資本，今日就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很多人知道，当他在夏威夷时，在日本“天长节”那天得到了当地日本領事館的邀請，就受宠若惊，这一位自命不凡的“民族英雄”，竟在宴会席上高喊起“日本天皇陛下万岁”来。

一直到1931年为止，李承晚来来往往奔走在华盛顿和夏威夷之間；在他詐取朝鮮侨民的同时，当然也不能白拿美国老板的津貼，还积极为美国效劳。这时，他办了一份“太平洋杂志”，对于支持美帝国主义对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向朝鮮人灌輸亲美、崇美思想，表現得非常卖力。另外，他还組織了一个所謂“同志会”，把当时流亡到美国、由美国老板豢养起来的一批美国走狗，都网罗到这一个組織里来；現在李承晚政府里高踞要津的好些亲信，例如現任“国会”議長兼自由党議長李起鵬、現任“駐美大使”梁裕灿、現任駐联合国代表林炳稷这些人，都是当时“同志会”里的一分子。

1933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后，美日矛盾尖銳化了；这时李承晚在美国的示意下，又成为提倡“独立运动”的“爱国人士”，作为美国的工具，跑到日内瓦去揭发日本在朝鮮的侵略罪行。就在这一年，他在紐約同一个在奥地利出生的国际女間諜結了婚。据說直到現在，美国老板还在通过这个女間諜，进一步紧紧地控制着李承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大势已去；当时美国已在考虑把李承晚送到朝鲜去作代理人了，而李承晚也积极活动，拚命向他的主子邀宠；他为了巴结他的上司，甚至在还没有回朝鲜的时候，就把云山金矿和一些重要纺织工厂的专利权许给了美国特务古费罗和奥利勃。而这只不过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曾在1945年1月7日的“独立新闻”上被揭发过。日本投降后，古费罗和奥利勃也确实来到了朝鲜；名义上，一个是美国军政府的顾问，另一个则是高丽大学的所谓讲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算没有白白养了李承晚这么多年，也没有辜负李承晚多年来对它的一片忠诚，把李承晚用飞机送到了南朝鲜；而这一个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政治流氓，也就开始在美国刺刀的羽翼下，称孤道寡地组织起傀儡政府。

二 李承晚的班底

李承晚回到朝鲜后，首先就和当地反动势力拉关系。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美国混了将近三十年，在南朝鲜谈不到什么社会关系；再加上自己的名声在南朝鲜人民中又是那么臭，如果不赶快拉拢当地的所谓地头蛇，光靠美国老板还是有些难过日子的。

因此他到南朝鲜才几个月，就在当年年底（1945年12月）组织了一个所谓“独立促成中央协会”，把一大批以“韩国民主党”为中心的亲日分子、大地主、反动资本家等拚命搜罗进来，而自封为“总裁”。

但是李承晚很快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烂摊子社会基础还不够广，声势还不够壮，还不足以作为美国老板当时策划的“反托管运动”摇旗呐喊助威，于是就在第二年2月解散了“独立促成中央

协会”而另外又組織了一个“大韓独立促成国民会”，以便更好地来为美国老板服务。当然，“总裁”还是他自己。

接着，美国为了緩和南朝鮮广大人民的不满，粉飾自己的猙獰面目，制造了一个欺騙性的諮議机构——听起来非常悅耳的所謂“民主議院”，用地位、美金等作誘餌，把金性洙、金九这些人都糾集在一起；当然，还是把他最忠实的奴才李承晚捧上了“議長”的首席。

李承晚开始有些本錢了，但是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挤和他一起向美国爭宠的对头，还先后組織了“大韓劳动总联盟”、“民族統一总本部”等御用团体（“总裁”当然还是他自己），来为他日后坐上宝座打根基。

1948年5月10日，在美国的导演下，南朝鮮单独举行了“选举”；尽管南朝鮮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憤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議，但所謂“国会”还是被制造出来了。同年7月24日，李承晚被选为第一任“总统”；8月15日，傀儡政府宣告成立；于是，李承晚就洋洋自得地正式粉墨登場了。

但这还只是好戏的开始；李承晚把傀儡政府的这个“总统”位置看作是他个人的禁脔，决不允許別人嚐一下。他为了永远霸占这个可耻的位置，在傀儡政府成立后不久（1948年11月），就組成了一个御用的“大韓国民党”；在第二届“总统”选举前夕（1951年12月），又另外組織了一个“自由党”，这就是直到現在还在作为他御用工具的执政党。拉、騙、压、杀……，他用尽了一切手段，来維持他在南朝鮮的寡头統治。

既然李承晚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想見，追随他和被他重用的当然也尽是些和他沆瀣一气的丑类。如果查一下李承晚的班底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知道这种說法并不是沒有根据的。事实上，李承晚政府和自由党不仅担任着美国老板在南朝

鮮的代理人的角色，而且还代表着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家、大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的上层分子都是些“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大发横财的买办资本家、投机商人、和投机商人相勾结的傀儡政府内外的亲美亲日分子、地主以及基督教的上层分子，而下层则是由反动公务员、各种特务组织的骨干、农村富农阶层中的所谓有势力分子——自日本统治时期以来的所谓“洞长”、“区长”、“统长”、“组长”、“国民班长”之流所构成。自由党的上层依恃着美国老板的支撑，在李承晚的庇护下，把持着南朝鲜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而自由党的下层则还起着警察的辅助机构的作用，在警察、宪兵等的卵翼下，和基层政权相结合，霸占着地方上的各种经济特权，肆意地压迫和盘剥南朝鲜人民。党员人数虽然号称三百万，但是，如果说实际情况真的就象他们自己所吹的那样，那只有鬼相信！

我们现在就来翻一翻李承晚手下这批人的家底子，看一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说起李承晚的班底，首先就得提到李起鹏；他是李承晚最亲信的左右手，担任着自由党中央的议长和傀儡国会的议长；他是自由党内主流派的头子，1956年还曾在李承晚的大力支持下竞选过南朝鲜的“副总统”，但是没有被选上；而他同时也是“韩美财团韩国事务所”所长、“达成制丝会社”社长、“韩国通讯器材工业组合”理事长、“汉城商工会社”社长；也就是说，一个十足的亲美买办资本家。

再看一看自由党和傀儡政权内的其他显要人物：

黄圣秀曾任自由党的中央政策委员和傀儡国会的副议长；而他同时又是“韩讯株式会社”的社长和“大韩旅行社”的社长。

具熔晷曾任自由党的中央政策委员，同时他又是“大韩产业银行”的总裁。

康庆玉曾任自由党的中央委員；同时他又是“朝鮮橡胶工业株式会社”社长和“韩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会长。

韓熙錫曾任自由党的中央政策委員，現任伪国会副議長；而他同时又是“大韓陆成产业株式会社”的社长。

李龙范曾任自由党的中央委員；同时他又是南朝鮮土木建筑公司中最大的“大东工业社”的社长。

朴定根曾任自由党中央的产业部长；他同时又是“大韓窑业”、“大韓玻璃工业协会”、“大韓电气工业协会”等企业团体的負責人。

元容奭曾任自由党的中央政策委員；他同时又是“大韓中央产业株式会社”的社长。

印泰植曾任自由党中央政策委員，傀儡政府的財務部长官；他同时又曾任“韓國肥料公司”的經理。

金用雨曾任自由党中央政策委員、傀儡政府国防部长官；他同时又是“培亚产业株式会社”的社长。

而为李承晚所特別垂青的薛卿东(曾任自由党中央委員、財務部长)和姜一迈之流，則更是一身兼揽多种大企业，搖扶直上而成为南朝鮮数一数二的大財閥。薛卿东一身同时是“大韓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韓國貿易协会”副会长、“大韓紡織会社”社长，此外还兼营着“大东証券会社”、“远东兴业会社”、“朝鮮企业株式会社”等企业。姜一迈則一身兼营着“朝鮮紡織公司”、“裕京实业公司”等企业，还兼任着“大韓紡織协会”的会长职务。

至于李在鶴(現任自由党中央副議長、傀儡国会副議長)、赵琬奎(前任傀儡国会副議長)、文鳳济(傀儡政府交通部长官)、曹正煥(傀儡政府外务部长官)等人，或者是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統治时代的官僚，或者是李承晚特务組織的头子，或者是一向为日本和南朝鮮統治階級服务的律師……，总而言之，即使他們在南

朝鮮沒有經濟基礎或是經濟基礎還比較弱，但卻也盡是些馴服地為美國老板和南朝鮮買辦資本家、地主等剝削階級效勞的反動政客或政治流氓。

這些官僚買辦資本家幾乎都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特別是在朝鮮戰爭期間暴發起來的。他們或是和傀儡政府的高級官僚相勾結，或是本身就是傀儡政府的官僚，亦官亦商，一身兩任，一方面伸手向李承晚索取特惠貸款，另一方面則以廉價買進過去屬於日本人的所謂“敵產”，投機倒把，偷天換日，用盡各種手段，搜刮南朝鮮的廣大人民，很快地變成了大腹便便的暴發戶。

他們或是以個人名義經營各種企業（例如薛卿東、姜一迈、李秉哲、金龍范之流），或是干脆就以李承晚政府代理人的身份掌握南朝鮮經濟的各個部門（例如擔任大韓產業銀行總裁的具熔書、擔任大韓煤炭公司經理的林松本、擔任朝鮮運輸會社社長的任鳳淳之流）。他們不僅控制着南朝鮮的許多重要基干工業，而且還操縱着南朝鮮的金融、對外貿易、土木建築、紡織等各個部門。

李承晚就是在這批人和美帝國主義者的扶持下，或者說，李承晚就是代表這批人和美國大老板，通過自由黨和各種特務組織，緊緊地控制着南朝鮮的“政府”、“國會”、軍隊和群眾團體等各个方面。

在傀儡政府里，表面上看，李承晚為了粉飾民主，在全體閣員中還並非全部都是清一色的自由黨分子；但在實際上，這些所謂無黨無派的閣員老爺們，卻沒有一個不是對李承晚唯命是從的；即使同是南朝鮮統治集團中的一分子，如果反對李承晚，在“內閣”中也就決沒有立足的余地。

地方上的“縣長”因為都是任命的，當然也就盡是些自由黨的人。至於廣大農村中的所謂“面（區）長”、“里（鄉）長”，原來還

是所謂“选举”产生的，因为李承晚还感到不够得心应手，前些日子就干脆修改“地方自治法”，把“面长”、“里长”也改为任命的了。至于被任命的是些什么人，当然可想而知。

李承晚对“国会”原是打算把它当作举手机器来使用的，但遺憾的是事情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尽管李承晚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千方百计地打击反对派的活动，但是在“国会”里还是选进了不少专门跟李承晚为难的反对派。今年（1958年）5月2日举行的第四届“国会”民議員改选，李承晚又使出了老一套手法，甚至变本加厉地干涉反对派的竞选活动，滿望通过这次改选能使自由党在“国会”中凑上三分之二的多数，以便为进一步修改“宪法”、讓自由党稳坐江山鋪平道路。但是选举結果表明，自由党不仅沒有在二百三十三个議席中凑足三分之二的絕对多数，甚至还比上届“国会”减少了五席（一百二十六席）。尽管如此，自由党在“国会”里終究还是占着多数，它还是可以把“国会”当作它的表决机器来使用的，虽然操縱起来并不那么灵活自如。

至于对于南朝鮮的伪軍，李承晚当然也不会松手；他通过他的鷹犬陸軍特务队，一方面監視并防止一切异己分子的滲入，另一方面則加紧扶植自己的爪牙。

而南朝鮮的一些主要群众团体，更是他原来的起家本錢，虽说前些日子也曾出現过一些离心傾向，但控制这些群众团体的头子，毕竟还是他自己的人。

三 永无休止的爭吵——南朝鮮 統治集团的內部矛盾

朝鮮有句俗話：“一个人的年糕，十个人眼紅”。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虽然李承晚和他的亲信在美国主子的扶植下，一直紧

緊地控制着南朝鮮，但是在这十几年来，南朝鮮統治階級的其它集团为了分得一杯羹，和李承晚集团的明爭暗斗，却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初，美帝国主义伪善的假面具还没有彻底撕破，“民主”的幌子还暂时哄騙一些人；当时南朝鮮还会一度党派林立，其中甚至还有不少代表人民的政党团体。但不久以后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就逐渐暴露出来了，于是一方面民主势力到处遭到摧殘，另一方面則反动势力日益囂張。尽管如此，据1947年6月統計，当时还有各式各样的党派团体二百四十余个；其中参加反动的、由美国老板在背后牽綫的所謂“临时政府树立对策協議会”的有一百七十二个，而参加进步的以南朝鮮劳动党为核心的“南朝鮮民主主义民族統一戰綫”的民主党团也还有七十多个。

当1948年5月李承晚在美国老板的导演下演出单独“选举”丑剧时，南朝鮮的党派团体已經减少了不少。虽然李承晚和他的主子用尽了軟哄硬吓、利誘威胁手段，企图尽量拉一些臭味相投的党派为他們捧場，但是遺憾得很，当时应命参加“竞选”的仅有韓國民主党、朝鮮民主党等寥落可数的几个反动党团，而公开抵制的則有南朝鮮劳动党、韓國独立党等二十八个联合署名发表声明的进步与中間党团以及四十余个右翼政党团体。“选举”前后，有些政党团体还表现出左右搖擺、举棋不定，但在李承晚政府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正式成立后，它們的立場就变得明确了。

当时的北朝鮮劳动党會爭取了不少南朝鮮的民主党派去参加为討論和平統一南北朝鮮問題而召开的南北朝鮮政党和社会团体的联席會議；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不少民主党派的領袖到北半部去参加了共和国政府的工作。而在民主

党派的許多領袖以及一部分骨干分子北上后，他們原在南朝鮮的組織以及其它中間党派就开始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和李承晚妥协，参加了傀儡国会和政府，有的則因遭受李承晚的迫害而不得不轉入了地下。

1949年底，李承晚强迫那些留在南朝鮮的党派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参加民主朝鮮政府；同时还迫使那些非嫡系的反动党团与其合流，不准他們自成势力或在“竞选”时和他爭夺席位。

因而到1951年李承晚的御用政党——自由党成立后，南朝鮮的一批鑽营逐臭之徒，就逐渐汇集在自由党与民主国民党两大反动集团之内，或游离于两者之間，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一会儿拉这个，一会儿打那个，吵吵嚷嚷地彼此进行傾軋与排挤。

1955年9月，作为李承晚和自由党强大对手的民主国民党（成立于1949年2月10日，是韓國民主党的前身，它是主要代表原来亲日而后来又积极和美国拉关系的一批买办資本家、大地主以及对李承晚心怀不滿的知識分子的在野第一大党），为了加强跟李承晚集团向美国爭宠的資本，扩大本身的群众基础，拉攏了一批以张勉为首的天主教分子和以郑一亨为代表的“兴士团”势力，大吹大擂地改組成了“民主党”。

于是，南朝鮮統治集团內部矛盾的尖銳斗争，又轉而集中表现在李承晚的自由党和以张勉、赵炳玉为代表的民主党之間的对立和傾軋上。

民主党和自由党在亲美、反苏、反共这些主要方面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們彼此之間的爭吵。例如在政治体制問題上，自由党现在实施的是“总统”負責制；而民主党則主张削弱“总统”职权，把現行的政体改为責任內閣制，以約束李承晚的权力。在財政、經濟政策上，自由党对于扩軍备战、积极扶植本身的买办資本势力是很感兴趣的，利用各种特惠与貸款，以人